

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

05/02/2023

〈按牧心志〉

余啟民宣教師

記得我初到錦江之時，好些弟兄姊妹關心我：「是否事奉得快樂？」我二話不說答道：「快樂！因在錦江能與弟兄姊妹同工。」過去牧會的經驗讓我明白，能有同工絕非必然，因此我很珍惜與人同工，亦樂於與人同工，這早在母會合一堂作值理、導師、以及詩班 / 敬拜隊的一員時已發現了。同工經驗讓我深切體會到：與弟兄姊妹一起為上帝的國打拼，能使我培添力量的投入事奉，有時甚至會達至一種「忘我」的狀態。「忘我」，看似不甚理性，卻是侍主待人的必要條件，這反映一個人正脫離自我，捨棄自己，不再計較個人的榮辱、成敗、得失，只管全然交託主。而「忘我」的極端表現，我想就是保羅那「為主癡狂」、「不再為自己活」的狀態（林後五 13、15）。我不如保羅般狂，但錦江裡有一眾與我一起為天國打拼的同路伙伴，使我能繼續學習忘我，經驗忘我。可是上帝卻告訴我，在錦江我不單只有「同工」，我而是有「同行」的關係。這源於往年我們在黃昏崇拜中痛失一名弟兄錦富，致使肢體深受極大的哀慟，然而這共同哀傷的痛苦經歷，卻進一步凝聚了弟兄姊妹的關係，並為我的召命心志激起了微妙的變化。原以為作牧者的我只需單方面的為群羊付出，陪伴群羊渡艱辛，誰知群羊反倒念我、慰我、牧我，「同行」關係隨即應運而生。「我牧群羊，群羊牧我」，讓我甘心捨去「自由自我」的意願，並背起一個必需「自限忘我」的牧師身份。誠言，不論作信徒、宣教師或牧師，也務必自限成性，只是自限的強度會因應身份的轉變而自我加強。就如主耶穌祂的道成肉身，便是一自限虛己，取了奴僕形象的明證（腓二 7-8 節）。那我按牧的心志既成，便願意效法主耶穌般自限，走上一條降卑向下的牧職之路。

近年，「按牧」一詞總在我心遊走，這是基於香港教會正面臨「牧師退休潮」，區會當然不能獨善其身，因此宣教師總在不同場合接收到有關「傳承」和「承擔」的信息；而我，亦不時收到牧師同道的關心慰問，然而認識我的朋友，素來也知我是個自由隨性之人，加上年青的宣教師大有人在，何需由我這小僕承擔？故我一直有聖靈的感動而不作回應的行動。然而好景不常，香港突經歷重大的變化，港人大遷徙，以致「牧師退休潮」還未退場，「教牧移民潮」已迎頭趕上。而我

牧養之所在地 – 錦江堂，同樣經歷牧師退休與移民的雙重遭遇。退休，是年長的；移民，是年輕的；而我這留下來稍稍年輕的，也是時候順應聖靈多方的感動，再次回應上帝的呼召，申請按立為牧師，承擔起牧師的聖職。

要說牧師獨有的聖職，顯然就是施行聖禮。對我來說，聖禮是一場牧養，是讓人體驗上帝恩典臨在的可見途徑。我忽發回想，過去曾跟牧師到一老執事家探訪，老執事因體弱多病而久久未能踏足教會，更莫說參與聖餐禮。故此，當牧師在家中與其同吃同喝基督的餅和杯時，執事當場老淚縱橫，口裡不斷唸唸有情，那是對上帝的感恩之情。我切身體會到聖禮為信徒帶來的安慰與力量，我益發顧念我所牧養的群體，我盼望能以聖禮牧養大家，不論在教會、家中，抑或病榻，在任何地方皆與大家同行。

一月廿六是我的生日，我在社交媒體中有感而發：近年身邊實在出現太多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，就如我的中學同學黃子峰，他明明是位愛主愛人，甘願為上帝豁出一切的駐日宣教士，卻突於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被上帝接返天家，我當下有感：既然上帝給我一命，那我便要以此給我的命去作不辜負祂的事。

願眾弟兄姊妹為我的按牧心志禱告，陪我走過這條「從同工到同行」，「從自由到自限」的牧職之旅。願榮耀歸于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三位一體的上帝，阿們。